



# 玩转高校通 16强竞猜得话费



## 法国式投降

李承鹏

就在法兰西更衣室乱成一锅粥，居然爆出很中国足球队特色的罢训罢赛时，就在“高卢鸡”小组赛一平两负耻辱出局时，我不由拿法国队和法兰西军队类比。

法兰西军队和球队，在欧洲人眼里就是这样不堪，懦弱无能，喜欢内讧。那些仅有的历史及现时的英雄不是女人就是外国人，比如拿破仑和齐达内，比如圣女贞德。其实，其他国家也少不了糗事，比如英格兰队的特里也兵谏卡佩罗。只不过失败得很干脆，这是因为英国人似乎对规则的服从力更强，意大利的卡佩罗性格上更像德国人。

法国队这次不像足球队倒是吵架队，亨利、阿比达尔、阿内尔卡、加拉这些元老派与里贝里代表的新生派形同水火，本来还可以有个埃弗拉作为中间地带，可是他最后也莫名其妙参加了战斗。好玩的是多梅内克，他忽而站在阿内尔卡的对立面互相语言侮辱着对方的女性家属，忽而站

在法国足协的对立面侮辱力挺他留在这个位置的主席们，还亲自念了罢训宣言书，忽而就转身痛斥球员是低能儿。

多梅内克的吵架风格跟他的战术风格保持高度一致，这个风格就是没有风格，没有目标，没有规律，比起法国队在球场踢得古板僵硬、缺乏变化，他们在吵场却走位飘忽，变幻多端。

所以法国足球其实是有两个足协的，一个叫法兰西足协，另一个叫克莱枫丹。出生于克莱枫丹的球员，比如齐达内、亨利，以及长期执掌克莱枫丹基地的雅凯，对法国队的控制力是惊人的，说句实话他们更懂足球，更想改革。而法国足协则是由一帮优柔寡断的官员组成，他们并不想发生变化，也不想出乱子，只要总统和议会别时不时打来垂询电话就可以了。当然这里面又十分复杂，因为齐达内与亨利也不搭界，雅凯与普拉蒂尼的关系也十分微妙，这使得法国足球常常处于分裂。

记忆中这是世界杯上第一次闹出罢训加罢赛，法国队这次踢的不是球，踢的是脸面。法国队在齐达内这颗大脑走了以后，就出现无数颗大脑，人人都想当大脑，最后就完全没有大脑。我一直奇怪像克莱枫丹这样被称作天才摇篮的足球基地，为什么会培养出像齐达内这样的灵魂式人物，也培养出佩蒂特这样的肌肉式人物，也不明白一向优雅的法国人，为什么连续在世界杯上性格爆炸。

比如4年前，我的偶像、好男人齐达内一头就撞向了马特拉齐，8年前亨利与齐祖之间恩怨纠缠导致小组不出线，这一届又是罢训罢赛……想想法国队只要没有内部矛盾时就能够取得不俗战绩，比如1998年世界冠军，比如1984年欧洲冠军。但漫长的百年法国足球史，仅此两例而已。

谁说荷兰足球才是内部矛盾最多的？荷兰人只是互相瞧着不顺，而法国人则直接投降。

## 马拉多纳的尿

苗炜

1994年，马拉多纳被查出服用了违禁药物，他被禁赛，随后阿根廷队也被淘汰了。很快我就听到了一种解释：当时国际足联的主席还是阿维兰热，他是巴西人，他看见阿根廷队状态越来越好，就让药检人员陷害了马拉多纳。我那时年轻，听了这个解释简直有如开了天眼一般，这就是阴谋论啊。后来我又听到了另一个版本，1990年阿根廷淘汰了意大利，得罪了黑手党，所以4年后他们在美国调换了马拉多纳的尿样。再后来我又听到了一个版本，阿根廷的体育评论员费尔南多·内姆布罗撰写了《无辜》，这本书说，驱逐马拉多纳的始作俑者是美国中情局。这样能“阻止向美国走私可卡因的最主要国家赢得世界杯”，而且能“打击拉美足球，打击阿根廷的民族自信，打击古巴”。他坚称，一位中情局特工指使一位拉丁裔神父，在阿根廷对阵尼日利亚之前，向前来祷告的马拉多纳分发了一块含有违禁药物成分的圣饼。而国际足联

药检机构也在中情局的暗示下，在恰当的时机对阿根廷国家队进行了突击药检。

“阴谋论，是缺乏全球化视野和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现实把握能力的第三世界民众，解释所有复杂现象的本能工具。”

杰弗里·托宾在《足球阴谋论，中情局，马拉多纳与拉美大众批判》中这样说。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的民众，我一直想具备一个全球化视野，所以我后来又看了《FIFA内幕》一书，记者詹宁斯周游世界，揭露了国际足联的腐败、贿选、商业贿赂等行径，我也终于听到了另一个说法，FIFA是世界上最大的黑帮，他们和赌博集团有密切的关联。后来我又看了《操控》一书，这又是一个优秀的调查记者写的，揭示了各国联赛和赌博集团的勾结。足球实在太黑暗。有一次我到苏黎世，真的去国际足联总部看了看，大铁丝网，入口处直接下地下车库，门

口没有武警站岗，也没有白底红字的大牌子，怎么看也不像一个正经的单位。

1998年世界杯决赛，谁知道罗纳尔多到底怎么病了？2002年世界杯，郑梦准先生都做过哪些准备？这两个故事，目前还没有什么惊人的叙述。但我们的确知道了，大型体育用品公司和国际足联的高级领导的确有翻云覆雨的能力。有一次看世界杯抽签仪式，一位资深的足球记者告诉我，写着各球队的纸条是放在一个塑料球里的，而要想设计出比较好的对阵形势，就要把一部分塑料球放在冰箱里冷冻，抽签仪式之前，冰冻的小球被放到保鲜盒里运到现场，上去抽签的嘉宾都知道这个规矩，会用他们的手指试探，按照顺序把一个常温的或冰冷的小球给拿出来。知道这个秘密之后我寝食难安，世界上最大黑帮操控分组的办法被我这样一个第三世界的国民知道了，还不来追杀吗？

## 让西班牙去碰葡萄牙

肖复兴

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只号称世界杯最硬的牙，日前分别以7:0和2:0的战果横扫朝鲜和洪都拉斯，一时间赞誉之词泛滥。特别对两队最重要的球星C罗和比利亚，更是不吝好听的词儿，一个劲儿地往上面招呼。虽说二位大将分别都进了球，但不过是在这样的比赛中练脚，找感觉，犯不上如此大呼小叫。

看来世上人心说是向着弱者的，但一遇风吹草动，还是愿意巴结强者，势力之心，恃强凌弱，向着强者露笑脸。在传统的狼和小羊的故事里，当狼真的把小羊吃掉的时候，一般人又会夸赞狼的牙齿好。

客观地讲，两牙渐硬，相比较第一战，都有进展；当然，也可以说，两牙都属于慢热型，足球鞋刚穿上脚，还没有捂热，需要靠打实的比赛来磨牙，它们自身的实力摆在那里，头一口没注意或者大意了，让科特迪瓦和瑞士咯了它们的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动摇不了大佬的地位。

那么，这第二场比赛如此大捷，便不值得兴奋异常。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好牙要遇到另一只真好牙。如今，这两只牙遇到的球队，即使算不上鱼腩，但也算不上真正的强队。更何况此战朝鲜队选择的攻势足球，是为国内的实况转播而战，为领袖而战，完全违背了足球比赛的规律，是不可为之而强为之的膨胀，一泻千里的溃败，在所难免。洪都拉斯不过是美洲的一个面积只有10来万平方公里的小国，而且，在殖民地时代他们都是西班牙人的后裔，可谓同宗同族，现在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输给了西班牙没有什么丢脸的。也就是说，西班牙胜了洪都拉斯，算不上什么真正了不得的事情。

因此，即使这一个7:0和一个2:0，也说明不了本质的问题。不能说两牙专拣软柿子捏，然后下嘴，但起码他们还没有真的遇到强手和他们过招。漫不要说，葡萄牙下面碰的是巴西，西班牙碰的是智利，都不会好对付，说拿朝鲜和洪都拉斯打打牙祭磨磨牙可以，说拿智利和

巴西练牙玩，行吗？

在弱肉强食的现实世界里，有权势的豪门拿弱者开刀祭旗，在江湖上都要被人耻笑，或不以为然，更何况在堂堂的世界杯。世界杯有自己的伦理哲学和生存逻辑，那就是，弱者把强者拉下马，那叫做意外，叫做胜利，叫做荣誉；而强者战胜弱者，则不过是必然，是应该，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不值得弹冠相庆。

如果真要试自己牙口的软硬，最好的方法是找另一只旗鼓相当的牙，实实在在地碰一碰，撞一撞，撕咬一番。这另一只牙，对于葡萄牙而言，就是西班牙；对于西班牙而言，就是葡萄牙。如果世界杯能够让这两只牙相碰相撞，方才能够显其硬。这样的比赛才会好看。一泻千里的大比分的比赛，因牙口型号不对，不会好看。世界杯的精彩不在于数字，而在于牙口。我相信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好牙，我渴望这两只牙有机会如彗星相撞，撞出激越的火花，照亮一下南非的夜空。

## 献给两位阿尔及利亚天才

麦家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孱弱的阿尔及利亚队出现在南非也许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给了他们一个怀念齐达内的理由；而对于像我这样的少部分人，则还有另外一个意义，这个意义的关键词叫做阿尔贝·加缪。

在很多时候，他们二人被相提并论不仅仅因为，每当西风突变时，英雄破败的背影都向着同一片疆域伸展、拉长：那里是地中海水，是森林，是草原，是黄沙漫天；那里有不可计数的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天才；那里有一个恬淡平和的名字——阿尔及利亚。

出生在那里的法国人加缪，从另一个星球带来了某种不属于时间和空间，隐藏在阴影之内，没有诞生也没有死亡的东西。凭借它，加缪参透了世间最高级的谜，他披着黑色的透明外衣，为人类勾勒布景，他的动作简明朴实，却能猛烈刺穿一切最坚实与最黑暗。

我的思绪开始在20年前和现在之间来回钟摆：我曾怀着不死的决心，在上一秒的都市与下一秒的原野里行

色匆匆，为寻找一柄无面之风锻造的宝剑，一座无源之水砌成的雕塑而夜以继日。一个偶然下午，又似乎是一个必然的黎明，我灵魂的肋骨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莫尔索（《局外人》的主人公）射出的子弹狠狠刺穿，我分明感受到了抒情的撕咬和刺耳的温柔。这样的滋味如蛆附骨。这样的滋味告诉我，人名弱，恒弱，生命应无动于衷，生存只在一瞬之间。我开始确信我所寻找的竟是虚无，我感到来自地球另一端的恐惧。偏偏加缪却在我面前、在我那彻骨的虚无和恐惧中纳起了晚凉。我顿然看懂了他真诚而忧心忡忡的目光，他的意思是我应奔向飞翔的蜗牛，牢记住重复是病人和老人；他的意思是，盛夏的命运是美丽的，因为我们不必去对谁恭贺新年。

1960年1月4日那个臃肿的下午，西西弗斯不再推动巨石，莫尔索则在判决书上签下了名字。加缪的突然离去无疑令阿尔及利亚乃至全人类的思考失去了重心，人道主义成为翻飞的落叶，荒诞被披上了神秘的外衣，焦

虑者如释重负。而其中种种费解之隐喻，竟于数十年后，在他的晚辈——出生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齐达内在绿茵场上的生涯作出了悸动的诠释。

1994年前，齐达内像个虔诚的孩子，频繁向阿国主帅请缨为国征战。阿国主帅不屑的舌头在翻滚：你速度太慢，水平不堪我用。齐达内无可奈何，只好“屈身”法国队。1998年世界杯，如同莫尔索莫名射击阿拉伯人，齐达内抡起一脚，在沙特人阿明的肚子上留下了一道扑朔迷离的印记，而决赛中两粒稀有的头球，则令一切虚妄开花结果。这还不是结束，结束是在8年之后的柏林，他用前额最后一根头发，顶翻了喋喋不休的马特拉齐，原因是那个意大利流氓侮辱了他的母亲。这分明是加缪的教诲啊，加缪沙哑的嗓子曾经掷地有声，他说：我相信正义，但在正义之前我要保卫我的母亲。

世界杯后，齐达内也许将成为阿尔及利亚的主帅。他会不会将加缪延续在指挥棒上呢？我的骨髓在期待。



「苗」笔生花



「麦」家三昧

神州行预存50元送15元，预存100元送40元

详情咨询10086或移动营业厅